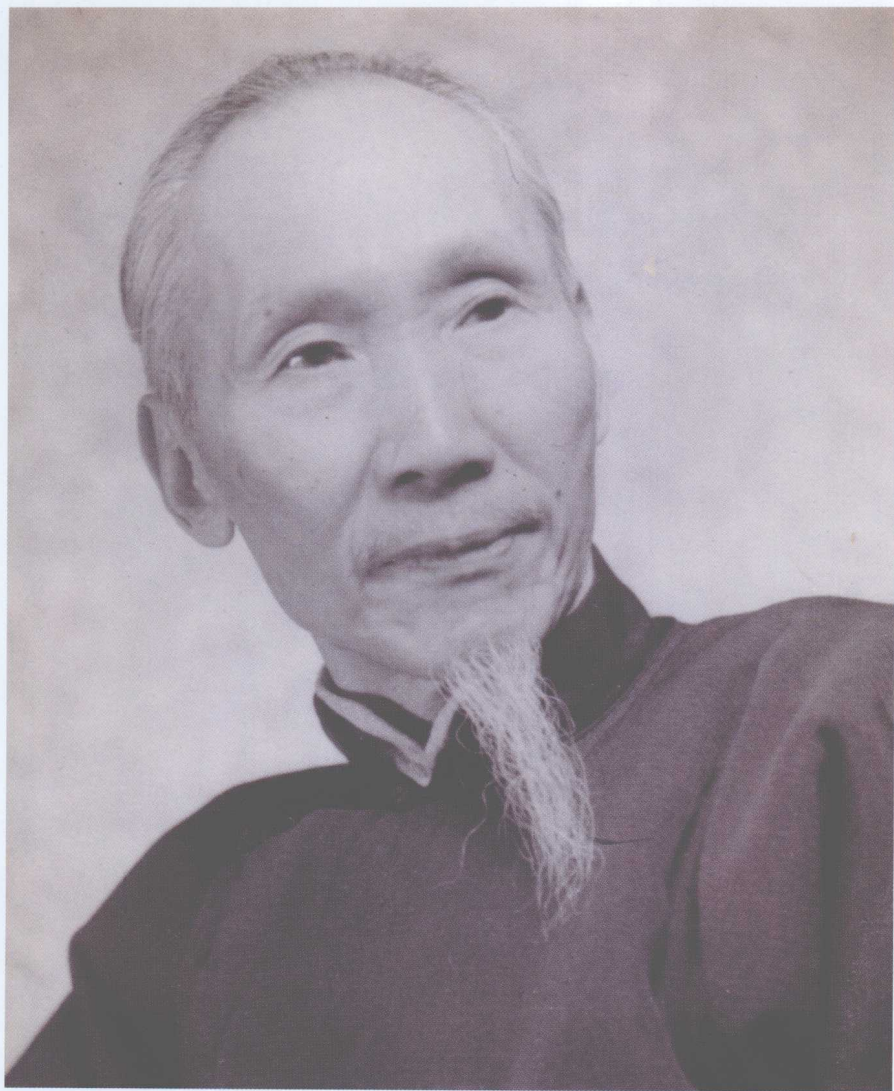


馮超然年譜

鄭威 馮天虬編著

● 上海书画出版社



馮超然(1882—1954)

序 一

與吳湖帆、吳待秋、吳子深並稱“三吳一馮”的馮超然，作為 20 世紀畫壇的一代大家，在其身後的藝術評價中並未得到應有的認可。這一方面因為建國初期講究“人民性”、“民主性”的文藝政策，他和其他三家的藝術都被判入了“貴族性”、“封建性”的範疇；另一方面又因為改革開放以來，文藝創作效顰西方現代藝術的“創新”思潮，他和其他三家的藝術又都被判入了“保守”的範疇。然而，在近十多年來興起的藝術市場上，他和其他三家的藝術却受到人們的高度關注。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曾反復指出：藝術市場拯救了中國畫的傳統。

關於中國畫的傳統，由於種種主客觀的原因，無論主張傳承傳統的，還是主張否定傳統的，都存在着嚴重的偏見。即以徐渭、八大、石濤、揚州八怪的文人寫意畫野逸派為傳統，至少也是優秀的傳統；而唐宋正規畫和以董其昌、四王為代表的文人程式畫正統派則不是傳統，至多是不好的傳統。這樣的認識，無異於把李贄看作是中國思想史上的唯一傳統，而不承認孔子也是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傳統。顯然，它是一元化的，形而上學的，而不是多元化的、辯證的。只有破除了這樣的傳統觀，我們纔有可能真正地認識馮超然包括其他三家乃至更多的傳統型畫家。

從大的視野來看，馮超然與其他三家都屬於正統派的傳統畫家。但與其他三家又有所不同，在正統派的統攝下，他更多地注重取法明代中期的吳門畫派。尤其是人物畫方面的成就，變化、發展了唐寅、仇英的傳統，更遠遠地超出了其他三家，在同時代的人物畫壇，樹立了一個大雅正聲的典範。馮超然人物、山水、花卉兼工，就我的看法，他的人物第一、山水第二、花卉第三。他的山水、花卉，或可以為其他三家所掩，他的人物，則是其他三家所不可比擬的。

當時的海上畫壇，人物畫的作風大致上有兩路，一路是傳承任伯年而來，已流於油腔；另一路由唐仇、費改而來，又流於萎靡。馮超然則以正統派山水的意境把握，將唐仇由費改的道路上扭轉了過來，同時糅入了“十里洋場”上的時代風習，為唐仇別開了生面。如果說，山水畫可以“三吳一馮”並稱，那麼，人物畫則可以馮超然與稍後的徐燕孫南北媲美。

2 馮超然年譜

除了個人創作上的成就，馮超然在中國畫教學方面的貢獻更是同時期非學院的畫家所難以企及的。當時列於嵩山草堂的學子，後來大多成為畫壇的佼佼者，而尤以陸儼少的山水和鄭慕康的人物聲名最著。

因此，回顧、總結馮超然各方面的成就，不僅僅只是為了針對市場給予其更充分的肯定，也有助於藝術史的評價給予其重新的認識。這樣的肯定和認識，不只是適用於馮超然個人的，而且是通過這樣一個個案，服務整個中國畫的傳統在多元化形勢下的傳承和弘揚。

徐建融

2005 年 10 月於長風堂

序 二

馮超然先生是我的太老師，在我孩提時代他已仙去了。過去對他的瞭解，是通過陸儼少老師零零散散的介紹，因此還不能有全面清楚的認識。

此次鄭威先生和馮天虬先生積數年之力，較系統地收羅了太老師的生平資料及大量的作品資料，編成了年譜。觀覽之餘，甚感欣慰。天虬兄是我的老友，又是太老師的長孫，學的是理科，是一位現居海外學業有成的實業家。他能在數年之內，抽出大量時間，花費大量精力來從事編撰年譜的工作，實屬難能可貴。編寫期間，曾與我商討過一些細節，編成之後，又囑我為之寫序。我自以為德薄才淺，不能勝任，但因有以上幾層關係，却之不恭，故不揣淺陋，勉強為之。

馮超然先生是近現代中國畫壇上一位較特殊的人物。衆所周知，近現代中國的美術中心在上海，中國畫自然不例外。作為中外美術交會之地和恰逢中西美術交流之時，以及有一批為之奔走的藝術熱心之人，上海的姿態可以說是開放的，寬鬆包涵、容納多元的氛圍，致使精英薈萃、高手林立。當然這裏所說的“精英”、“高手”是指中國畫家。而當時在海上能享有口碑，佔據一席之地者，皆非等閑之輩。“三吳一馮”的推出，並不是大肆炒作的結果，而是衆望所歸的必然。彼時海上對中國畫的欣賞，儘管品味各异、層次有別，但推崇德行、講究功力却是一致公認的準則。

清末民初，是中國畫壇的一個特別時期，政治、經濟的衰敗，勢必對藝術有所影響。中國歷史上每每動亂之際，繪畫就面臨自生自滅的逆境。但中國畫令人驚異的生命力，却始終不屈不撓地絕處求生，它也是循適者生存的原則，曲折地自我發展。在這種背景下，馮超然先生以人物、山水畫家的身份躋身中國畫壇，既是本人才情的體現，也是市場客觀需求的催生。馮先生的人物畫是在對十八描的深刻理解下所形成的一種寫實風格，特色在於造型精準，神態生動，人物毛髮根根絲出，刻畫細微入妙，成為一大亮點；他的山水畫自四王入手，上溯宋元，承傳有緒，堅守法則，儼然以正統山水傳人自居。他曾很自信地對弟子陸儼少先生說過：“傳統的這條綫，現在傳到了我這裏，以後從我這裏要再好好傳下去。”

客觀地看，馮先生的藝術功績在高水平的承傳，這種承傳在印刷術尚未能精確表現

傳世精品的情況下，有着特殊的意義，它是一種使命感和責任心的體現，是一種在實踐中對傳統理解上的發揮。今天一些人看來，可能含有因循守舊之嫌，但是從當時的歷史背景看，無疑是保存國粹的可敬之舉。

從中國繪畫數千年來的發展歷史看，畫家無疑有兩大類型：一是開疆拓地型，一是順井深挖型。前者是在對傳統認識後意猶未盡的主動出擊，志在擴大戰果；後者則是在對傳統認識後意猶未盡的增磚加瓦，志在深入細化。二者有着不同的使命，也有着相互的關聯。它們的關係可以說是相促互補的，可以說，前者是在傳統基礎上的升華，後者是在傳統基礎上的深入。昇華是在規定動作完成後的自選動作發揮，而深入則是在規定動作完成後的細節動作補充。彼此充當着不同的角色，都對中國畫的發展起到了作用。從來傳統都先經開疆拓地，再經順井深挖，開疆拓地者又需有順井深挖者的輔佐，最後纔能達到典型高度。

馮超然先生不僅在此體現了非凡功力，而且以此作為傳業授徒的不二法門，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陸儼少先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陸儼少入其門下初始，就有自己的一種繪畫風格，馮先生不但不以為怪，而且由衷地高興，逢人常說：“我有一個不像我的學生！”須知當時從師學藝之風，學生都是以酷似老師為標準，老師都是以酷似自己為榮耀，馮先生的襟懷於此可見一斑。陸儼少曾問及老師風格為何不變一下，馮先生感慨地說，我何嘗不想變？但身不由己，有時稍變一下，市面上就不予認可，十分痛苦。由此可知馮超然先生的守成還有這麼一層因素。

馮超然先生不僅在繪畫上有很高的造詣，在詩文、鑒定方面也卓有成就，可以說是位各方面修養都很到位的畫家，難怪當時陸儼少的文學老師王同愈先生（清末翰林）會親自向馮先生推介陸儼少。王同愈先生本人擅山水，陸儼少初始也受其影響。推介給馮超然先生，一是看重其畫學修養，二是看重其社會聲譽，可謂慧眼識人。

今天德藝雙馨的馮超然先生年譜能面世，不僅是其後輩為祖上奉上了一份孝心，而且對研究民國時期海上畫壇狀況有着積極的意義，我由衷地祝賀年譜的出版！

車鵬飛
2007年9月



溪閣鳴琴圖



濠濮魚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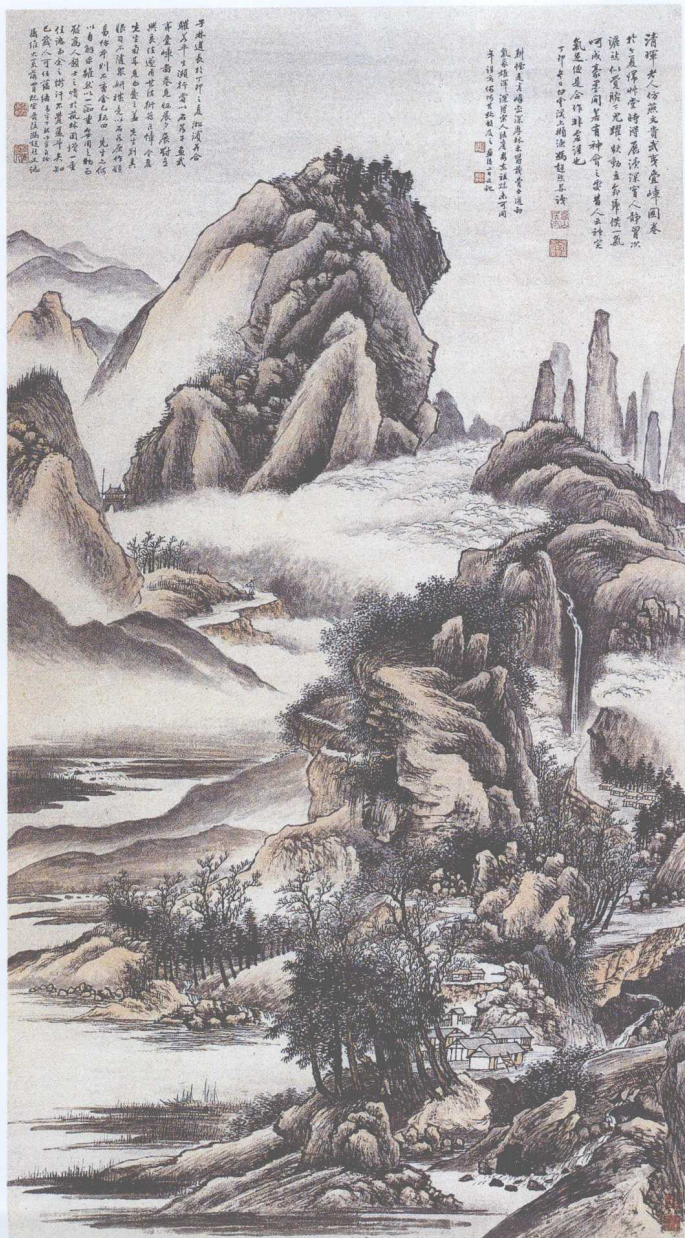
洞壑奔泉圖



松陰聽泉圖



蕉陰蝶圖



武夷疊嶂圖



山水圖



烟水渔家圖



蒼山飛瀑圖



臨陳書粉本圖冊